重修上方寺記

宋儀望

吳中名區惟太湖爲勝湖有七十二峯皆見圖記惟縹緲峯爲最勝吳王夫差嘗即山之灣爲清暑宮〻廢多占爲寺今所称上方寺者唐會昌六年僧道徹所剏宋嘉泰中釋無證新之殿宇樓閣飛棟連甍雜出林木烟雲間最稱雄麗矣迄於近歲山田蕪沒各僧苦於輸賠多逃移他所寺就頹落今嘉靖戊申予令吳首詢民隱理徭賦劃役田簿書酬應日晏不休每思遊太湖諸山尋昔所稱十八招提與一二方外高士談名理解迷縛未能也又越歲始以清田之役徧歷太湖而因登縹緲之最高處視諸峰如蠃螺然予扣松而歌其思飄〻然若昔人所謂羽

福緣善慧社藏經

化而登仙者既返宿上方則寺廢已十數年因謂父老曰茲山
靈擅一區後數年寺當復興乃命覈其荒墟稍為蠲補尋即別
去自後予羈官內臺奔馳齊趙吳楚又巡河洛涉崤澠遵龍門
歷覽秦晉之墟然寤寐所至未嘗一日忘情於太湖諸山今去
吳且十年在告家居忽寺僧惠雨至告曰幸賴君侯清理虛賦
僧漸復業歲在戊己殿宇載新使君辛亥之言合矣願乞一言
以示來世予怳然太息曰吳中以財賦甲天下佛宇琳宮徧滿
鄉邑富室巨賈施佛飯僧一無慳惜田野細民終歲力作不能
俸本至語以奉佛即傾囊無所顧蓋習使然也邇歲海寇竊發
賦役繁興長民者略農事而議干戈百姓苦於供應日朘月削
咸有怨心雖說以仁義示以刑罰猶不能聽也今惠雨輩持疏
募勸即能斂財鳩工大興殿宇雖其志行勤篤善為衆生開誘
亦以佛法因果足以動人故吾儒顯言仁義不如佛氏陰談禍
福彼仁義有常而禍福難測宜乎民之響應而樂施也雖然今
儒者談仁義又多佐以佛語以為得最上乘法則佛氏之入人
豈徒細民已哉惠雨日賦不清則寺僧不復君侯往昔之言要
不可謂山靈無助也已予既感其言遂書此俾勒諸石

祇園寺記

李居仁

釋氏稱給孤園祇陀太子之園也以黃金布地得八十畝施為
寺南朝散騎常侍吳猛舍宅為寺名孤園其心必有契于祇陀

之心而以名寺耶不然則他人以其事符于施給孤園之事而以名寺耶予嘗求猛之行夏月不驅蚊恐去已噬親猛愛親好善也崇釋好善也施所居為寺宜也復聞猛好道術回豫章江急莫可濟晝水成陸路而行夫猛好道學長生也好釋求不死也施所居為寺又宜也寺在陳隋間規模宏麗樓僧半千唐初有徹道師者脫俗其間宗風大振實居猛之右既而以人夥務繁無以成學乃作別室於北山欞今上方院也廣明間巢寇作寺殆僧絕惟上方克存無恙宋咸淳年僧有名能名輝名門者欲興其廢共力為之遂募緣於鄉之巨室銖積寸累成五十餘楹亦以猛之址也工畢請記于予予嘗閱都乘知寺肇於猛故不辭而書之

包山禪院記

王鈺

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大士普照禪師懷深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之六年力祈還山優詔不許命大丞相喻旨所以留師者靡不盡也師確不可奪拂袖出都徧走江浙所至山川城邑僧俗擁衆雖迎瞻頂焚香夾道如佛行化靈巖蓐山虛二禪席以持而兩山之人遮道不得行師姑慰其意皆少留而去最後得洞庭包山廢院欣然駐錫誓誡為終焉計茲院自六朝云初為勝地梁天監中始再崇葺唐高宗賜名慶為大崇林庇千僧陸龜蒙皮日休所賦包山精舍是也政和中權豪用事撤以修其

墳寺瓦木滌地俱盡淵聖皇帝詔復其名而舊寺僧法聰為師
以請既至山平江府令其弟子了初主院事然頹基斷址四顧
荒寒而富者獻財巧者獻技壯者獻力不數月殿堂門室鐘經
與樓皆具師平日未嘗求施兵燹之後尤不煩人而施者自遠
而至惟恐弗受於是禪居靚深歸然出雲煙之上矣夫洞庭別
名震澤又曰松江又曰笠澤又曰具區道家謂一水五名上稟
咸池五車之氣而包山郎林屋洞天下有洞穴水潛行地中無
往不達號為神仙天后便閣洞中產白芝紫泉迺仙饌天醴環
以七十二峰而明月之灣縹緲之峰毛公之壇尤為塵外淨境
傳稱黃帝訪道昉幸而夏禹治水藏素書於此至吳王闔閭得
之以問孔子蓋仙聖昉宅得名數千年遠矣地分東西兩山院
在西山之巔巨浸迴環四絕無地天水相際一碧萬頃風濤豪
洶旁接滄溟下則魚龍之昉窟宅上則虎豹之昉伏藏藤蘿膠
葛橘柚蔽虧深林森木橫生倒植納天風海日於窮崖絕壑之
間昉謂烟雲生於步武陰晴變於九席猿鳥悲嘯晝夜清寂而
水作限斷遠與世隔蓋江海之外無際之山孤聳於不測之淵
無逾此者東南號山之富此又東南百水昉鐘之地也竊嘗論
古昔學道之士必游走四方以極天下壯觀登高望遠廣其耳
目使萬井森然納於胸中然後見聞深博道學明備釋氏之教
亦然自出家祝髮則一衲一食水浮陸走匿薄風霜以求師問

法務見一切世間艱難險阻情偽利害然後心境廓然知無一當留者故於道為近思斯院之成人與地稱山川改色來者瞻敬殊不知師所見豈在於此視天宮化城金色世界釋帝龍天之居與夫光明藏海毗盧法眼皆吾一性之內非遠非近無去無來今我行住坐臥莫非西方淨土豈獨此樂彼有所分別而更佗境於一念之外哉此師之達觀一視如法無彼此不眷眷於一居也然則僕今所言皆師所不取也其如院廢興歲月與師居此本心以待其徒傳永遠而無窮者乞不可以不記者於是乎書紹興二年正月戊寅記

水月寺記

蘇舜欽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登靈巖之巔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歸然特起雲霞采翠浮動於滄波之中即時據欄竦首清爽下墜欲乘風跨落景以翺翔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紆然思於一到惑於險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偪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漾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沂洄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烟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峯下也即岸步自松澗出數里至峯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閣殿甚古像設儼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

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遊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目而屋之至數十百搨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吳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誌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二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朴歷歲未嘗有訴訟至于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梔柑柚為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未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碧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之表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紃樹藝補採之勞浮屠事本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窔遠絕勝之地壤斷水攝人跡罕至數僧宴坐寂默于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其行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閥鬱塞至此曝然破散無餘矣反覆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翰出乎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二年其徒惠源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誠請攬筆直述且叙昔遊之勝焉慶曆七年十一月五日記

高德基

水月禪院

洞庭西山水月禪院正在縹緲峯下去吳縣百餘里泊于梁天監三年舊名明月禪院大中祥符中易今名故老謂當時湖中有木牌為風浪打壞漂巨木百餘根湧至山下泛罟船鈎致之

每木上刻水月二字各船以為神木捨送禪院搆為大殿寺僧
永照神其事遂改今名

西小湖寺記　　曾棨

姑蘇太湖有山焉磅礴峭拔屹然特立湖中小頂有小湖泓渟
澄徹炯若寶鑑每太湖風生浪湧則小湖必相應梁大同間達
法師始以其地創為寺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汎湖而來諸
山具舟爭迎莫能動獨西小湖寺僧誠禱像忽隨波低昂一舉
而上遂至寺像旁楊枝水下滴皆生千葉蓮花由是四方水旱
疾疫禱莫不驗寺遂大興宋元之際弛于火棟宇無遺泰定中
昌法師始創觀音殿　國朝平張氏中山武寧王駐兵于此號
令嚴肅寺得不廢永樂初僧惟寅主寺事十餘年出其先師康
公伯寧遺貲興造聞者爭以貲施建三　暨廊廡方丈衆室
像設靡不備高敞　金碧煥發湖波嶺岫光彩浮動於
湖一寺之勝悉復其舊西湖為東南　唐白居易宋孫覿述
嘗題詩茲來京請　其事遂為之書

重興福源寺記　　文震孟

吳洞庭山之有福源寺也自蕭梁大同二年初也是時吳邑宰
黃公禎實施寶材而僧普國為開山祖歷世久遠興廢盛衰先
於隋之大業間燬而唐貞觀復之再災於宋紹興而南渡嘉定
間又建陽燄空華雪泥鴻爪其事其人俱不可得而考矣入

國朝而寺僧俱以徭役重困散走四方紺殿珠林鞠為茂草至
嘉靖中葉比丘洞然縛茆三楹焚香於此攻苦茹淡踰三十年
饑甿窮魃嘯呼白草沒而戒其徒天性惓惓以興復古刹相囑
累性天爾時合十受記私自誓願踐此遺言萬曆辛巳 朝有
均田之令邑宰傅公光宅彰行畝畝為減重額捐積逋寺遂不
苦 國課僧散復歸興有基矣後三十年辛亥迺始拮据為重
興計少師申文定公徵士王百穀先生皆撰募文為之助揚米
粟金錢寸絲銖積性公擔瓢笠沐風雨踰江涉漢取材於楚捍
勞忍苦以集厥事又七年戊午經始營建更五年為天啓壬戌
迺底于成嗚呼其艱哉甲子之冬邑宰萬公答春以事入山停
驂瞻禮署其額曰福源古刹蓋自黃公施地以來歷千三百年
成壞遞變而傳公寬其徑萬公樂其成三邑宰後先相望為德
於茲寺者薪〻相續也性公請余文為記以昭垂來禩俾知肇
造之不易請三年而意彌勤余迺因之重有感矣大千世界建
治銷毀不離一念隨感斯形大同之時像教宏興造寺寫經所
在而是如黃公治吳越今千餘載一事無所表見而獨捨寺基
一改佳話名與福源共為不朽又如茲刹俄而攢星耀日俄而
冷風飄塵俄而鼓魚唄梵故知萬法無常惟心
自造緇流法社來居來遊倘有悟於斯乎為聲聞為緣覺為菩
提薩埵雖妙等二覺拾級而升無有外于一念者毋徒委有漏

之因為人天小果而忽之哉至如性公自受記以来首輕徭役
次取材次鳩工一生精力惟此一事施為次序井然不紊成子
幾十年中而不怠不躁乃至乞文為記亦且三載終無倦色又
知一念倦周無事不辦豈時有為法之榜樣即見性明心成佛
作祖津梁階級於此亦可以頓悟矣中興之功與開剏者相映
不磨則其細爲者也余故樂為之書崇禎元年戊辰十月之望

僧懷淡

圓通殿記

洞庭華山觀音院者本在胥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内史張裕
請於朝而立爲初裕嘗事應真謹甚感池産千葉蓮因名院曰
華山隋大業間經毀廢暨唐開成四年始遷於此往時浚治得
會昌斷石刻其畔云羅浮常安禪師下其地即里人進士徐正
甫所施也逮咸通十五載奏賜今名再廢于會昌至是復興有
屋數十楹視洞庭西峰諸刹最為勝絶處主僧維照篤志學佛
材器足以立事嘗語其徒曰茲院雖號觀音蓋未覩其像名存
而實亡矣或問觀音安在吾將何辭以對於是發廣大心欲令
一切覩相聞名悉蒙解脫乃用紫旃檀八百兩造菩薩像餙以
黄金丹砂珎珠琉璃端嚴瑞相工妙天下并刻諸天十有六尊
莊嚴畢備為大殿以居之規模雄偉動人心目費錢凡三百萬
毫累銖積閱二十年厥功乃就来者作禮歎未曾有弟子維鑒
実左右之既而照公欲刻諸石自太湖泛舟登靈岩謁慈雲叟

懷溪求紀其事懷溪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賢衆寶所成極清淨勇猛丈夫觀自在為利衆生住此山是大寶殿跨趺于曾波之中真若鬼工神運所謂補陀洛迦山者豈異此耶余聞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乃至心精遺聞圓融無礙悲愍群品迷本循聲是故不動道場涉入諸國廣施無畏饒益衆生請試宴坐反聽嘿觀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林木鳥獸粥魚齋鼓莫非三十二應身八萬四千手眼徧周法界又何止于一方耶雖然不假乎像無以示圓通之捷徑俾夫見聞者各隨根器普皆證入或由此也欲獨喜照公能以如幻三昧成就不思議事故乘為之書像造于崇寧五年二月工休于四月殿作于靖康二年之二月落成于建炎改元之七月作記以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

翠峰寺碑記

張獻翼

太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其東十里而遥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略等人稱東山以別之其尤勝處往往有禪寺據之寺有廣福翠峰者在莫釐東南麓當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又山有九塢九塢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瀧瀧殊為幽僻地形勝而棟宇雄嚴屹然一名藍歲久廢興莫考志言唐天寶間席將軍捨宅建寺至宋雪竇禪師於此說法致神龍出井而聽其弟子天衣妙契禪主嘗親汲爨為衆僧都養寺右忽湧

泉甘洌名之為悟道淳熙為戊申元日建塔迪功郎盛章為之
落成予惟自孫吳國江左蕪之有寺蓋自此始蕭梁踵其故都
好佛愈甚一時穹廬廣殿徧於南中今試詢其肇建之代無非
赤烏天監而已歷年既久半亦成墟茲寺復于成化間修于嘉
靖中葉葺于萬曆初年雖志存恢復力欲圖新然作輟相循罔
克有濟至山中翁叟遵仰嗟發顧起頹為壯易壞為美補缺為
完工不為勞財不知費先鼎繕大雄殿而天王殿次之高廣深
濶一如昔制凡所像設無一不備值席君其相與董成君蓋席
將軍之裔善承先志者也仍構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東
西表乎兩山前後煥乎二殿種〻莊嚴咸臻嘉麗不惟緇表大
生歡喜乃山為寺而秀泉為寺而人之蹟為寺而勝崼然為東
方一大叢林矣寺僧復初誦檀越恩請識其事余嘆曰世之有
力者不肯為與為之而弗底績並未足數今得翁席二叟庶合
支遁買山肯搆之意欣工始于萬曆甲午春日畢于戊戌中秋
記之日為庚子七月七日長洲張獻翼書

興福寺記

吳　寬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〻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洞庭
為山周可百五十里中有穴相傳禹藏治水符於此日名其東
十里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略等人稱東洞庭以別之當波濤
浩渺間兩山對峙欝然蒼翠儼如畫圖殆道家所謂蓬萊方丈

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閭巷聯絡映帶忽
不知其為山林也其尤勝處往〻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二
月既望予與李兵部應禎為東洞庭之遊自岱心吳氏肩輿行
十里許入俞塢得寺曰興福主僧恩復出迓客延登其後小閣
是時梅花方盛開彌望如白雲岈谷莫辨山有九塢〻之水
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潺〻意甚樂之予既留詩而
去未幾北來京師車馬塵埃間未嘗不想東洞庭之游之樂也
一日有僧扣門來謁予熟其貌則昔者復公之徒也其言曰興
福寺久矣甚恨無文字刻石可考往者幸辱游覽惟終畀之此
智勤所以來者予嘗愛其寺據山水深遠處殊為幽僻宜學佛
者居其徒歲食田園所入可以自足而予所接如復如勤輩又
皆恭謹能守戒律稱學佛寺予何受一言不為記之寺建于梁
天監二年傳有干將軍者所捨宅故在山之東麓始居者曰清
禪師至唐遷于此歲久興廢皆莫能知可知者廢于　國初而
浯谷遂公復興之二傳仍廢而僧亡絕矣景泰間今復公始自
其山法海寺從里人之請而來凡建門堂殿閣數十楹而佛像
咸具蓋智勤實相其事而成之是為記

興福寺山居記　　王鏊

浮屠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所謂靜何也達磨西來傳佛語心
心或撓焉則安得而安或淆焉則安得而清或翳焉則安得而

明是故亦有資乎靜也靜斯定矣慧矣然後唯其所之靜亦靜也動亦靜也洞庭有湖山之勝而恒患于偏獨所謂俞塢者窈然而溪坦然而夷長松橈天嘉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據其勝占其幽勤上人又擇其嶢絶之處作山居焉旦莫焚修終年蔬食年且九十而貌如少壯者非有得于靜耶若吾人之所治者何靜而安而慮而得其素講也顧擾擾焉日馳乎外非名而利有若勤之靜且專乎是不能無愧乎彼也然吾有問焉勤之靜也惺惺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住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靜而定者其亦難乎故因其居之成為記諸壁而用以問之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蘇故水地去長洲東四十里曰陳湖周潢然巨浸中有壤曰磧沙湖行者必竟日始濟磧砂居中舟得艤以避風宋乾道八年僧寂堂師元祝氏華亭人始菴其上為中流之鎮棟宇由是大興周故額曰延聖院其後沙益延水日卻東北屬於岸皆為田寶祐六年燬於火至咸淳間可樞力圖復之惟吉繼而葺治崇厥乃逾其舊其徒清宇志瑛清仰清懋志朋志願皆盡其力焉天隱圓志為之記寂公始學於水菴一公嵒菴傑公際遇孝宗多靈德異跡惟吉則文雅之孫殿之始由雅建也其裔魁上人與清表為天隱梓其集於院

平江府陳湖磧砂延聖院記

釋圓主

姑胥以水為國民廬皆岸溝港濱湖迤而居畎畝之間有澮洫無涂徑雖東吁越西陌非舟不通荒村下聚菰葦魚鳥之鄉陂湖浸淫塗鹵滲溢至於水之不及人乃以為桑為田猶必隄其外以備水之爭環州四疆其東為海北西南為具區娄松之江貫其內土耕民與食於水者戶相半猾商遊販出疆入境之舟岸牽港刺夜歌晝行大抵一州之間民里往來以水為徑不獨資之以生而已然其險不測非如踊土駕陸之安故遠涉者必恃中流有避患之地乃敢無恐而濟陳湖在長洲東四十里當華亭吳江之間兩界民舟之東西行者魚銜而蟻接然其水浸江際海以雲為涯旦而放舟日昃而後至岸其浪波潮汐之壯足以敗舟帆而宿姦宄宋乾道八年嶽堂禪師來自華亭得湖中費氏之洲曰磧砂乃庵其上為中流之鎮民利其留而惜其勢之猶小也更為大招提宮室居之於是穹殿涌堂屹流崛興據津瞰沚磅泊湊附既成因所請故額曰延聖院而定其傳為甲乙之居嶽堂沒其子孫立浮圖以祀其舍利又刻三藏之經而棲其板於院北之坊其後磧砂四面沙益延而水日邪東北皆為田屬於岸延聖子孫益蕃延富盛其才賢者爭以學術自緣飾時節衆會文物布述粲然矣寶祐六年延聖大火獨憾殿與寂堂之塔不火咸淳初住山可樞按火所毀募其徒分而構

之益為壯靡以加舊觀迨今吉公之世延聖院復成吉為六世之勤未能有記以留不朽使其老清懋買石以請于余蓋自宋之季年都國兵饑大姓貧而施予之家少名山大川化佛靈僧鼓鐘香火之宮福國壽民之祀其棟宇不幸而壞廢則無以勸豪傑之財力而復於成能自植立于兵燼之中以存其舊者少矣獨延聖益有餘力以增鉅麗為崇侈其勃興決起之勢非獨不撓於時之難而屋室之盛貲聚之贏方且擅強於今而加富於昔雖其嗣繼材智能爭翔競奮以大其門之寖堂養培積種以遺其後者豐堅根碩葉之蔭茂也嗚呼盛哉寂堂祝氏諱師元華亭人嘗學於水庵一公寂庵傑公有名孝宗時多靈德異迹既老又為白蓮寺於弁山之下而歸終于磧砂其言有録而行有銘故不繁載於記

延聖院觀音殿記

釋圓至

余記延聖院逾日其大浮圖唯吉来曰院有刻經室有白衣菩薩之殿我所為也請復得記刻之役始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成於二年七月成之明年然後舉殿所宜有畢備役于下者曰清宇曰志瑗實庇其事相於停者曰清仰清懋志明志頤實佽其費殿之中菩薩西嚮天王侍於前南北相嚮立凡二十軀其髮肜刻飾二材之價又若干則出於里豪顧氏蓋湖濱之壯招提延聖為甲而延聖之屋百有餘室無能與殿比隆者則其勢之

大作之難不見而可知也夫聖人之出必有地周將假境以表其教也教不一方得不一門觀音氏之道以耳為門以聞為修以應為形故其神島處於海水之中水無窮而一月皆入應之智象焉海無聲而假潮以鳴聞之性顯焉使凡至其室者目擊而道得不言而教行此聖人導惑之真權也今夫陳湖之夫姑蘇之水以是為歸蓬奔雪躑頓洞百里半濟而後磧沙屹焉其境之所肖固有冥示于人者而又當二邑之會舟車襄禮之衝險足以揚靈要之以拯物是故菩薩所擇處以行其教者也然則吉之成此其假物以喻於人者為道至大豈苟以崇材鉅麗之觀為一壑之飾哉初殿在院北廡南住山大雅所建也寶祐火禍毀焉吉於雅公為家孫卒復殿以繼其先人之志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善慶菴在郡城北六里胡涇上始宋紹興間元泰定中有嗣芳師者中興之至正丁酉復燬於兵僧慶林與其孫善來同力協搆不憚勞勤復之丙午又燬寸椽無復存迨洪武年始謀再起其舊未久而室廬門垣皆以次新花香幡蓋輝煥相映林公年八十餘乃卒其寺之廢興數十年間畢成於其祖孫守來弼仲行復度孫三人曰普圓正宗紹隆皆謹厚能持其山門

慧聚聖迹記　僧辯端

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止於姑蘇遂謁郡太守尚書戶部員外

郎陳公、一見若舊識迺盤桓于是邦得遊其屬邑三年春二
月届於嵐山縣寓慧聚寺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相
繼而至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迹且目其孤巒奇秀屹立天
際曰馬鞍山也群岫相去皆百里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滇渤西
接洞庭原隰溝塍坦然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厥石斷壞
其文殘闕年月名氏皆蕪然也乃詢諸寺人有耆年宿耋者徵
以舊傳乃得唐人博陵崔子向所紀之文略叙其事先是梁天
監十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黃門釋慧嚮姓懷氏久居內寺一
旦帰省而至是山有息焉之志因放錫禪坐于山脇石室間以
二虎為侍師方運籌思立精舍忽有神人見師之前曰願施干
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林木號怒近山之人聞撲斷之聲
翌日而奇石矗疊廣階駢堦其方截如也延袤一十七丈高顯
一十二尺蓋山王之役神工也時宰縣者異其事聞刺史奏武
帝因造寺焉遂立正殿於其上勑張僧繇繪神于二壁圖龍于
四柱每雲陰天暝則鱗甲皆潤潗潗然及有浮萍者或曰多興
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勑僧繇畫鎖以制之洎唐武宗會昌
中詔毀天下佛宇茲寺嘗在毀間大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闡釋
門故寺僧清江以其靈迹聞郡守帝公於是奏再興焉凡今殿
閣像設非梁製也唯神砌在(存)甫觀其神迹規制皆窮奇極壯造
化所成信非人力遊者觀之莫不靦然心懾而股慄魂驚而魄

駭苟非嚮師至德通于神明又疇克臻于是耶苟非山王靈感昭于有德又胡能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此者今陳公博古聞異來而覩之久以嘉歎因謂端曰前記湮滅來者昧其所從請摭其實庶垂以永永端雖諛才忝厚厚命故抽毫以書時至道三年孟夏僧辯端記

天王堂記　王洮

有釋氏子宅於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太原王生洮促足角坐涵意欲洩不能者數四頃乃作曰敢以天王堂事勞筆端謹按釋氏書云天王生于闐國作童兒時猶能血鏃射妖遂去支天竺遇金僊子授記護闍浮提補多聞王騰雲跨溪敲鬼撚魔霞幟雪戟指鈎摧洋竟鎮妙高北面水精宮中為藥叉官長吁奇怪事孔門弟子懇於語然儒以正直為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用壯護世是之正直也復何慙之哉按馬鞍山踊出平原中絕頂晴望他山百餘里緣接培塿咸溝穿塍織坦然鋪出復多奇石支疊危柱釋氏築室鑿岡山半今天王堂宇翼西北隅塑狀岳聳屹然拄空金精獰壞力溢膺腕彘卒象伍作為部落堂宇宏麗四簷飛翬麻靈庇像　若腴瞞被甲擔戈立于烟霭洮因勞其費進曰非其力能皆邑民為之塑實成于張弘度堂實成于俞師甫吁大凡力于耕者一人切于穫者三人豈偶然于天王者大中三年鄉貢進士王洮立

一本塑狀作盤末伏云釋氏子姓闕號
清建姓趙號良顯時唐大中三年記

山圖記　　蓋嶼

慧聚二淵之名剎肇跡于梁天監中耆舊互傳昔者法師慧響駐錫之地謀建塔廟力所未給精切誠至俄有鬼神之助一夕雷電大作怒風惡雨明而視之宏基崛成殿之階是也觀其裒礧磊積嶔嵌在蒼崖崇崗之垠直通引繩方邁截矩剖劚鐫鑿了無瘢痕隱隱隆隆頹然似巨鰲之俯伏不欹不頗背負柱石殫巧窮妙信非人力之可致是以自時厥後馬奕蟬聯月增日崇底今大慈寺之疆境據嵓山之西北寶勢屹業依馬鞍山繚繞而上高七百尺茂林修竹松檜藤蘿之隙又有靈苗佳卉珍叢秀蔓自紅自綠霜霰布凋佛宇僧舍疎曠爽快之處蔽紅隱而翳綠影者綦布櫛比幾三千楹經畫締搆　乃若蹐躡烟霞偃仰風月軒堂亭榭臺閣樓觀往往橫跨傑出旁峙挺立若鳥之翔如獸之蹲甚者架虛排空玲瓏縹緲層層疊疊銀硃金壁之相耀下顯下晦于翠雲紫霭之顛加以巨海處其右（左）重湖居其右俯瞰淞江之泛湧側顧楊山之嶙峋朝化暮變供秀氣而借清光指掌之間四望百里真天下奇壯雄偉之觀也然而姑蘇一隅地極僻側弗類乎杭之天竺潤之金山當冠蓋之衝臨車航之會萃乃非凡之勝概包蘊停蓄止見于近未聞於遠量彼較此為之不平適主事僧法同刻圖于石踴躍執筆

從而道其始末庶或流派傳之四方且俾好事者燕坐几席髣髴乎登朱橋步碧砌審衆水之環山想孤峯之聳寺必稱其瀟落峻峭蔑一點埃壒之氣可以儔天竺儷金山並駕而同馳靡分先後蓋亦揚善成美之志也雖然模之于畫述之于書寄象寓數特其糟粕殆有畫之書之莫窮莫盡之妙潛藏默喻于象數之表觀者自得斯固也豈徒誇詫是招提而已耶因以見國家太平一百六十年之盛神功聖德格于上下覆護函毓無垠無涯故茲山邑水鄉幽閑荒陋之地尚克闢紺舍而集緇徒為民祈福有如是居有如是景嗚呼休哉政和元年十一月旦知縣事蓋嶼記

諸天閣記

茫浩

浮屠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向者往往悔惡徙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於教化矣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架閣上切星漢處處嚴奉高棟重簷闊廠誇雄自唐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嘆其不可遏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閣翬飛下俯鱗宇碧檻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天勢欲浮動使人髮立凜凜生肅心每陳供辦香氛霭葱鬱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諦觀恍然復疑身之排金闕而蹈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曇益曰見住持講僧淵問誰為此具言政和癸巳茫蒭義明演經丐錢創興普賢殿邑人沈饒募緣增

堂廡以侑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感夢率衆建閣豪姓辛珍獨
又畫刻諸天十六尊像遠通信向磨肩授禮禱福祈年應不旋
踵念此殊勝緣要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
既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惠嚴禪院法堂記

曾敗

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一時
故鎮遏使劉璠為建院以處之嗣師既去其徒以世及續居者
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徒不能葺熙寧四年主僧惟已請如嗣
師故事復以院待學衆之來遊縣以聞州命選於衆乃得惠元
禪師畀以住持於是四方之士不期而自集一境之民不言而
心化曰相與視其屋則又皆曰是豈人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
鄉人聞命樂輸以助先為法堂寢室凡二十楹始事于元豐元
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畢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興化為人也則
記其事以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休耆壽
者之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者不能為也以書屬余
曰幸為記之予聞釋氏之書曰所言法者謂衆心生是則攝一
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
也夫心之為物微妙寂通故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不
古不今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於名迹豈言與書之所能
盡哉是以學者欲其浚造于道而自得之也當梁之世釋氏之

教最為盛時然學其法者之泥于言學其書者之忘其真天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示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同有豈如老身窮年敝精神於名迹而已者乎于斯時也道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者六通四闢如驅雞之發其覆而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道者亦從之遊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復待人之飯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迂求于人而人亦不以為厭也其居之至則崇棟廣宇極於壯麗敝則衆相與新之而人亦不以為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已以遊于世則其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言也惟此堂室師之居此湛兮淵靜廓然朝徹資道之侶遝至而時集顯問於堂密叩於室迷者自覺疑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然堂室雖無與于人法亦人法之所依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易竭哉元元元豐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充曹州州學教授曾旼撰

重修延福禪院記

李湛

蘄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蓋出於梁天監之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拱二年今長老惠明大師希辯荷天子榮命歸止於斯而鄉耆里氓為之捨土木畚鍤之功大作廣宇峻厦不五歲而告帰於是有隆禪傳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

壯而堂者有邃廈而室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復延相敞而
廡者有表門背室紆遮峭植而垣者抱塔之址又有圍覆環架
四十而院者居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相之翼舒鱗萃輝照可
鑒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有之師當
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山既大成而有聞被召入為惠智禪
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杭國除隨詔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
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疋復賜今師號留之京師天壽寺
淳化三年上御制衣草書急就章一卷逍遥詠一十一卷秘藏銓
三十卷太平聖惠方一百冊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實以
錄之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

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唐人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郴州牧倪德光捨居第置之是
為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為興福寺自為邑為寺歷陳隋四
代迄于我唐甲辰歲餘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圮僧難聿興
武宗斥去浮屠法寺毀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飾伽藍先是大
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郡頎罕汝南周坦與彼親友兼募信士
助修塑像添建殿堂赫赫垂芳傳之不朽以儁僑居是邑廢之
興之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
范成大云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
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即常建題詩處

慧日寺修造記

張珽

梁僧慧嚮造大寺三在淮南曰慧照在崑山曰慧聚在常熟曰慧日環常熟之境他佛廬無慮數十所或背岡巒而深穩或面江湖而舒曠其得勝槩周匝獨慧日在縣西稍北九十步臺殿屹立檜栢葱翠當闤闠中乃有小林瀟灑意鐘磬石鼓之音時徹縣齋為令者藉以稍清胸次為不易得也院從昔名重甲諸剎荊檀林率瞻二千指非但為展鉢計頗知相勉參請或在定累日無少懈怠以故主席者必當世龍象然後其徒心悅而誠服嘉定丙子夏五比丘子幸以少師樞使大丞相魯公之命來住茲土始至之日旱蝗積逋舍宇就弊緇袍稍〻雲散幸與佛為謀奮空拳而一新之凡所得施利悉以助修設毫髮無私焉居無何甑中之塵銷而戶外之屨滿矣於是首興造寺聞者響答富室至捐百金其妻人子亦分雖刀若法堂若庫院若浴堂若衆寮若華嚴閣若水陸殿既次第補葺復製幡幢二十四首以嚴冥陽之儀剏經函六百餘枚以足大藏之數三門兩廡旧為賈區卜肆喧啾允雜亟聞諸公而盡斥之塗以丹雘輝如也繼此來者款門而客改升堂而意消使人折不之萌者周多謂佛法無益世教不厚誣哉埏謁來試邑既喜與蘭若鄰壁故因其求記而有考焉自天建初院為十方禪林幾千載于此矣中更鬱攸碑碣無有老宿或謂三錫勅額曰壽聖日晏安日慧

日六口相傳以屬爾乾道間僧宜意建佛殿淳熙間僧宗璉建
法堂嘉泰間僧祖印慧光又建寢堂大室皆未就去間閱至今
乃迄于成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斷非偶然之故也抑嘗誦須菩
提經云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
莊嚴是名莊嚴夫靈山六年鵲項蘆滕佛自處也金碧晃耀一
二由旬人奉佛也二者並行初不相悖今慧日奉佛之道至矣
若夫離相莊嚴則在比丘反求而自得之嘉定十二年解夏日
宣教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龍泉張
埏記

寶嚴院新建佛殿記

陸絳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擠釋老賢與不肖皆欲隨而去之未熟
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侯辟王治亂興
亡之運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
也天之曆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
也天之曆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
推之於天韓退之有唐之鉅儒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
不行於當世而釋氏之教獨盛于中國故力排而擠之若原道
篇佛骨表皆著辭涘切痛疾時君奉之太過者也其所以然者誠
欲抑之抑其浸盛未始不為釋氏福殆言佛納而黜身貶也之彼得以益
其惑遂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汙物盛則衰之效歟天意若

曰蠹中國害生民則使大中履會昌之迹如韓文公之比者佐而輔之固當拔本塞源矣豈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之未厭其教哉噫大道喪而有仁義仁義衰而尚權詐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塞於時雜於霸金僊氏之說其不有興乎由是源於漢流於魏波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為興善滅惡之筌蹄之眠從而遠罪則如來真意溪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徼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教上為者佞之下為者化之如之何不為後世弊蓋崇之者反於其道耳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國家四聖御寓灼知化源寺觀沿舊而存率禁其剏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槩或有所殊異者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於此哉姑蘇北麓有邑曰常熟邑之西偏有佛宇曰寶嚴即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綉若屏幢嘗有希辯禪師者心悟大乘是為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餘杭普門寺月為慧智禪師及錢氏獻土隨名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慧明大師既而厭居京國歸隱舊刹錢氏以師入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建七級浮圖一所淳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逍遥詠秘藏詮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奬高風旌善地也院舊名延福天禧中邑尹胡公順之飛章上請帝可其奏改

賜今額爲院有佛殿者積其歲月了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龔顯始發信心崇修妙果次有東 禪慧院僧清鑒浮杯至止苦行自修謀茲勝 有若符合復有邑人諸葛頔李仁壽與福僉所聞贊成其事且曰仁祠之興爲我福地今 宇不立粹容無覩則吾儕何所起信哉由是 厚施貿良材庀徒傭工審曲面勢即其舊址 以新創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曆之乙酉凡數年而能事畢矣觀其壯而不華嚴而不陋巍乎中者其宇一所以納高廣之座而宅乎豪相也翼其旁者其舍二所以容儀衛之位而列乎寶供也遠而望之若太微之凝帝宅聳雲端迫而察之猶列漢之立僊宮來從方外其爲功德殊勝可思議哉武陵公帑無多藏屋無餘潤獨以興毀補廢皇皇於佛事人所難能矣若夫辨師興之前鑒公繼之後事有冥契豈誣也哉絳里人也因熟於茲山之遊月擊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時聖宋慶曆六年歲在閼茂王正月一日將仕郎守真州揚子縣令陸絳記

空心亭記

段天祐

海虞山循常熟州治西北十里而近曰破山直破山之麓有寺曰興福澗流絕山而下瀦爲溪潭潭之上有空心亭山以崖斷不裂得破山之名亭以唐少府常建詩得空心之名海虞之勝萃於破山而破山之秀鍾於斯亭孱顏峙其前泠冽停其下設

置既宜而稱謂也當人知少府之詩之工而不知所以為工一登斯亭不言而喻矣亭之始建莫知為誰歲滋久風雨弗支至正五年寺僧澂上人謀撤其故而更新焉走邑士崔君天游后君議皆許諾二君人望也既相為先後聞者樂趨而朱君其倡者也落成宏敞雅潔十倍其舊先是崔后二君嘗與寺昌上人取少府詩析為韻授四方名士大夫各賦五言一詩至是悉刻梓揭之亭冠以少府詩亭所宜為者始大備以天祐佐是州而山若亭矣所遊歷致書屬為記惟元氣結而為山其秀且奇者所不乏非有文章才藝之士發之未必顯於世破山之以秀傑稱宜矣必少府詩出而後人知之又必空心之亭立而後人人信之地有待夫人重事有待夫時如此搪蔓翬飛棟宇雲湧陰晴雨雲光景變幻遊者稅塵鞅縱清躅蔭林樾之薈蔚睇谷巖之硐磴寓聽於琴筑而致迹於氷雪平昔寵榮勢利之膠乎中者蕩然火燼烟滅其靈臺虛明直與潭水相為洞照名亭空心疇曰不宜天祐不敏才將命杖屨載筆札從諸君子之後崔君名元才后君名克正朱君名士昭八年九月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段天祐記

明因新改禪寺記　　陳子

東常熟縣七十里有獲鳳鄉有村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國朝祥符改元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

遂為禪寺土不變壞人不更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實
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冐一切有以一真破一切妄一切法是
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〻今安得有一切法是妄我何使之真
我自非真今安得妄一有一妄為有情故一無一真為無情故
此禪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
禪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為漸禪為頓而為之徒者以禪受十
方以律傳父子曰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汚其不見僇于世者無
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
更律為禪自今日始縣為開府〻下僧藉蒐可為領道者衆薦
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
頹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甘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鼓
晨唱夕和欣〻如也規範僅舉徒衆僅安歲輙大凶而水且旱
百里蕪其八人輙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虛其九嚴不轉之心奉
一嵗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
相鄉人以此敬八年於今而門之外導長涯以利衆長涯之上
營石橋以便行堂室含龍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
次如此若夫門未革殿未紺而丈室未敞此必有待於他日余
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于撰

頂山瑞石庵記

錢藻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怪篁奇木隂森鬱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

可窮極而龍母之家神龍之池環窟其旁邑民禱禳水旱曾不
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圖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
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為庵名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禳禱輒應
而福在一方守常死菴其下者不得其人則禳禱不效水旱相
仍嘉生不遂邑民以為甚患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自侯因民
之欲命僧慧安拯廢舉墜益廣其旁以廊以軒以垣以甓以飯
四方之來者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信夫窮巖極境龍怪之
窟宅足以為一方之福遇人而興其信誠之應效蓋不可誣神
之為靈嘗隱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為報其能不逆民
之心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隱寂不可詰之間而為取福善
之應蓋亦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為也丁未春正
月承郎奉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通判秀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錢藻撰

新甃頂山路記

陳子

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為隅山以瀕海之隅也
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為破山以闢龍
破山而為澗也又北行六七里為小山〻
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烏目
山焉縣人往還以舟航為安自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
山即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〻皆砂石人

迹不類則榛卉為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潦為之塗昔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累甓以甃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特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峰庵主懷素始自破山之隻塔甃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壓為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郎成功古之治田澮上有道州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於任事者雖州縣之吏時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為責者今懷素非徒能甃路而已又能建隻石塔以鎮交衢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為縣官之未為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三月日文林郎試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子記

重修虞山白雀寺記

王世貞

去常熟云二十里有寺曰白雀其地東枕虞山西沿大海襟江帶湖蓋翔磨之勝境也寺所以名白雀者長老亡梁天建二年有遊僧志圓善堪輿家言得其地而悅之倡諸善知識以有知刹卜甫搆而白雀二巢爲自是數圮數振以迄於亡吳之季委之兵燹之手歷我明入應朝而弗克復其存者草莽之址與僧雛之丙舍而已久之為正德丁卯比丘明慧以四衆力悉新而拓之又久之為隆慶丁卯耳圮優婆塞明淨再新之尋復圮而比丘智海乃歎曰嚮者六十年而圮今者不二十年而圮豈末

教之轉促耶將無所以致力於土木者未因也謂其徒慧秀曰吾饒緣為汝職募若饒思力為吾職締自海公之募而檀施雲集秀公獲匠意爲劈取其厚材取其良塗墁取其精堅於是三身之座四天之閣與十六應真之位屹然若金剉不壞矣壯麗亦稱是寺成秀公來乞余記余之鄉先生王寵履吉嘗養痾茲寺余得其詩二卷詞翰皆驚絶因竊跡其瑰奇崇塏宛委吽篠之勝思一遊目而未能嚮者似聞客言勝且泯泯矣詢之秀公寺今如故勝亦當如故秀公曰然嗟乎當天監之世冠達氏以人王之尊酷入人天之小果而吾吳郡又其左馮右扶緇黃之所皈嚮貨賄之所蘊隆蓋有非佛理不談非佛事不之者宜浮圖之盛至此也然而同泰之講座未撤而火輪即逐之其它臺城之內外今所按圖而得列於伽藍記者十復有幾而瀕海一蘭若遇比轉振魔所不能妬而社所不同改豈護法諸天厚小而薄於大哉夫圮者數也振者人也或者曰人亦數也夫山河大地惟心識所造而可盡諉之數也耶且而所之有感乎圮之緩促也以為致力之固與不固也此非獨一刹言蓋哲於說淨業者矣二比丘勉乎哉以此功德而不住相則無漏以此淚心而奉塵刹則大報恩不然而欲以余言而為寺重以寺之復而為若重非所知也

接待菴記

李維楨

性鎮上人者余里人也少祝髮沙羡之龍華寺已參少室南海及兩京諸禪窟蓁林入理泓然至於海虞賢士大夫與結支許之契檀越八十一人卜地邑南郭三里橋搆圍焦居之以接引四方赤髭白足之侶為大雄殿造佛菩薩諸像已為千臂文殊金像蓋鐵觀察侍御某公三公及其群從子姓首事夕郎翁公學師瞿公贊之後先海虞令段公譚公某公為之題目而歸然稱東南名刹矣會余叔弟宦海虞樂觀厥成上人介之請記于余蓋吾儒所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而釋氏無之然其立教先令服勞以孝父母祝壽而報君恩至于指服生羅侯一体度阿難舍利弗以德獵推為長老迦葉以鉗錘成就同衣金粟如來現淨名身示同居士〻〻修行聽衍嗣息人倫何嘗廢也吾儒所謂大丈夫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耳釋迦入道淨飯留之不住耶須挽之不悉宮嬪誘之不惑外道嬲之不移雪山苦之不悔太子名利哥利屠毒視之蔑如也吾儒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獨善其身辟支獨覺自修自証為小乘禪如來弘願普度身作津梁遍三千大千則大乘也吾儒礼樂刑政並用不以姑息釋氏有地獄輪迴因果報應使人凜然戒惧南天王鎖食人夜叉或憐其哀叫將釋之曰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吾儒教多術百慮一致殊塗同歸而學佛者之各以所見入三摩地或以色因觸因法因味因或以音聲香嚴或以分別

自在或以修習水觀或以純覺遺身或以身根圓照三昧或以
攝六根淨念要于証聖一也吾儒所病釋氏不忍于蚊蝱之細
饜其嘬血而土木金鐵傷耗不覺然而謂事物在恭儉慈忍為
惡不悛者可無罰乎革無濫耳道在心不在法由己不由人刑
不夭命役不勞力風雨寒暑時若百穀桑麻蓄植其為持齋不
殺大矣輟一日之餐救一禽之死安能弘濟耶建寺施僧人天
有漏小果不名功德此佛圖澄那跋摩達磨寶誌之論也宋之
大儒言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失無實安得高
於大學天下之物無有不無〻無不有物虛則生何物不有物
過則寂何有不無世人執於有叢蜉蝣之羽而好蠻觸之爭是
非相軋人我相傾以此嚴浮提稱五濁惡世故為說虛無寂滅
以解之而二乘人頑空枯禪或盡掃行門單提宗印以恣其猖
狂無憚之私則又為有以破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竭磨精進
歷試諸艱人心無一物而後能應萬物無一事而後能應萬事
釋氏不名真不逐妄不貪成不怖壞其情不塵其定不槁山河
天眼世界法身聚則有相百千萬億變化無方散則歸于太虛
而灵光炯然自在昏庸蔽錮父兄師保所不能訓虩猛獷悍王
法官刑所不能禁一旦皈依西方瞿然頓化豈盡無實哉吾儒
之學莫精于易〻雖不言有無博而約費而隱無聲無臭上天
之載非無而何彼虛無寂滅而無實者學釋而失之者也非釋

之端使之也海虞儒者相望雅重性鎮〻〻癯然貧衲能使文獻之邦遠近崇向開山演法日新月盛必有道矣然弟官師儒與性鎮中國而立將有昌黎大顛往来之疑余故於工費規式畧不言而獨舉儒釋大較浮廓如此道聽而塗說之不中受水源一踏德山一杖矣

錢希言

跨海梁

常熟縣北行三十六里有福山鎮〻在海濵寺名大慈中有轉藏殿極大相傳轉藏一回可代誦經百卷故四方善信游其寺者無不轉藏嘉靖甲寅年殿燬于燹至隆慶中有僧募化重建改其殿額曰西方木瓦之費已苟完矣獨缺巨梁一根居民葺甲夜具舟楫將往郡城買梁施寺侵曉忽見海口有一巨木浮来視之乃是香楠蓋良材也使人挽之於岸亟召匠工計度丈尺其殿遂成道俗長幼咸来觀瞧呼之為跨海梁矣乃知佛力廣大加崇信焉

鄧敏

常熟寺觀志

佛老氏之教行天下其崇宮傑構莫盛於吳會而常熟一邑淨坊琳寺領號子祠部者盛矣考其建設多出梁唐元宋之舊則當時之好尚可知已其在今月寖失其舊豈王教明而民習牖耶將篤於利而莫之有捐也愚於是乎有感作寺觀志

劉鳳

吳釋傳內一條

常熟之東宗教興福寺宋建炎間又用禪師開山所建也用善地形故所占善地也為塔僅六成而殁咸淳間有淵塔主悉撤其舊而更之為九級時日觀温公為疏應施雲委遂落成上施露盤表以金刹金碧丹雘上下照灼人謂淵公即用禪師後身也久而頹圮洪武八年僧淨慧大合衆施興修之迄工於十六年癸亥昔晉沙門曇彦與許玄度同建塔越城未就玄度亡至梁岳陽王詧來鎮越彦猶在乃迎謂之曰許玄度來何暮詧恍然悟其前生事殆相類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虞山西言教上人於所居開軒之東榮署曰招隱環植以桂自題署其壁夫僧之能肯搆者即禪門之棟宇予見今招提有房室新淨几席潔雅安置器物可玩者嘗過而流連嘆僧與俗大概同能成立者難若彼覆蕩荒殘翦為草莽者可勝恨哉

吳江重修聖壽禪院之記　陳武子

平江府吳江縣聖壽禪院石晉天福七年所建也初朱梁開平三年錢氏奏分吳縣地為縣閱三十四年而有是院始名興寶皇朝天聖二禩賜以今名開山以來有志昇法序居此禪席实相先後二師俱宗門棣棟五家宗派可考也景祐中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施大藏經在焉圓照禪師宗本嘗主之後自瑞光召对便殿遂為慧林第一代師其它領袖有道因佛緣者常

不乏人以故號名刹更建炎兵火　像毀掃地無遺會清本
法師相繼駐錫徧募檀那增飭莊田而又畚築故址僅成殿廡
歲月積久風淫雨虐寖復頹圮田為畝千皆沃壤年来守者屢
更往往侵漁百用不給而逋負重仍殘僧繞三數輩鐘魚幾為
絶響聞者駭之縣大夫趙公下車之明年政既成儒宮神宇驛
舍橋梁次第營繕一日因會慶節率僚佐詣其院慨然曰莫嚴
乎萬呼席拜之所而蕪廢日甚何以昭臣子恭虔於是謀所以
新之呼集其徒授之規畫俾各董一事其鳩工度材自一金一
穀以上悉徹公聽曾未逾時法堂方丈與山門佛屋煥焉輝映
且裒以修廊　以高墉凡所以安衆作佛事者靡不崇貴公復
慮異時強有力者他居蝕乃作靈山設法像於法堂之兩翼
焉公平日持心誠慤不餙目前於時概觀未幾四方衲子雲會
相与驚嘆曰物之成就自有時縣有刹曰無碍寧境華嚴萬壽
與是凡五公各講助勤奮或圖新於舊或易撓以隆而聖壽尤
其全備自是信士善女破慳捨有日月以至則窮壯極麗他日
之雄當未易量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事多此
類使振頹起仆率如是院顧天下有不足言者將　於公見之
落成日耆宿踵其門曰院之中興縣大夫力也請述其事刊諸
石以詔後世僕猶得於目擊所不敢辭故為歷道其廢興之端
而并以窺公它日閎大者寓焉公玉牒名公廣字德儉今官宣

教郎淳熙三年季春既望建陽陳武子記丹丘李時高書并篆
額住持僧道珠立石

重修北寺碑記

姚恕

予曩歲曾肄業於北寺其寺名十方禪院北寺其諺名也有主僧慈雲恒相與議論時每欲新斯寺以告於予予曰新之何說也曰吾之舍凡身而從幻身辭穢土而皈淨土且得以主持斯寺詎忍見斯寺之將圮而不新之新之所以救其圮也將不可乎曰世之圮者多矣顧新之不暇而暇寺之新乎曰吾之新此寺也非獨以為吾徒也吾將上以為　朝廷中以為官司大夫而下以為民也予請言其略曰斯寺之建也自赤烏始自我明洪武中定為祝聖道場故額其門曰　勅賜聖壽禪院也則大雄正殿　金闕生焉東西二殿官司大夫更衣在焉法堂方丈僧舍司設焉左以僧會右以住持晨則談玄講法夕以演課誦經則斯民未必無向善讙趨之卜也予之所謂當新者此也其將新之已乎曰若是則新之烏可已也以子之言諒子之心行子之力吾見斯寺之新也其可計日而俟矣越明年予已僥倖科甲日羈都門又不得一晝鄙心至致仕始得歸省遂造其廬仰觀斯寺則易置而煥然左之重建觀音殿演經堂廈之特出而一新之予慨少頃撫而嘆曰人之有為不能為亦唯願其力量之何如耳前之子所謀于予者今皆得以遂子之心矣予

昔既不能助之以力今當贈之以言也故為之序云　洪武丁丑秋七月　賜進士出身任山東監察御史姚恕撰

吳江聖壽寺恢復法堂方丈山亭故址碑　吳應賓

法之東漸入吳羌晚大帝赤烏康屋會尊者始以舍利而作佛事浮屠刺天精藍布地吳江之有梵刹自尊者肪也梁晉宋元鼎革代有興寶聖壽名字相禪賜額置司祝釐弘教則我　聖祖之勑慈雲比丘昉也禪檀之林龍象之窟倡道者無慮十餘輩臨濟之報本元雲門之雪竇顯天衣懷圓照本最著古輪持地石之言邑之乘班如也宋陳武子明趙宗伯用賢最著灰可然金可布茆可支同非一時事一人力也乃至肺石可鳴庭墻可笑足可則胆可嘗莞裘可以傳舍子文戮力三十餘年當萬曆壬辰克還故鼎妙樓寶楯次第出興則住持妙能及其徒果正悟林又最著觀察實相深入緣起顧王默導悲心普熏付囑受記不愆於素吾知其為紫栢大師可金矢既得鞶帶乃褫一憤之幢無能見頂闡提薄酖道於泥犂寧不忘恒順之異方便哉如是者吾聞之周開府繼沈郡丞文趙令尹夢麟於我為城乎於彼為雹乎力之為檀乎慧之為方便乎財之為摩尼寶乎吾聞之陸太宰光祖馮祭酒夢禎沈開府季文余同年唐宗伯文獻沈僉集瓚盲者歷數導以達寶所最後之導以妙甘露瘡其目眚曰恣汝之所瓦之其方日艮其菴曰合妙其地舊隸於

寺折入於民浸假而自僉自僉以歸於三寶其所供養說妙法者
吾知其為大師之獅子兒湛豔調達之三禪覬憍陳之首度島
夷入寇喪亂是因破羯磨召蘭若相大悲之臂而陷之綺羅池
館數稔而畢疽出刀入五內洞然長跪自訟七日乃斃豈其逆
行示現花報使俱曰七遮之有出佛身血非異人為若人之為
也如是者吾知其為皇甫少參奚前有覆車後有叱御代麋蒙
虎肯搆宣艱秦也比城趙乃完璧夫非虞他族之為墨翟忍辱
分惡以待今之治反者乎如是者吾知其為周光祿國南及其
子道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畢生本識普摩十方淨攝成壞如
響集谷刹於般若無上願王從井是憂蹔希安養治國則去睡
魅婆婆不樂菩提寧怖惡趣心奉塵剎氣作金湯吾知其為孝
廉胄子文學凡三十有七人沈令名周禎周之琦申五常周叔
宗沈令謨吳承烈周祝周祗沈令言如是等而為上首踞法華
乘而三車亡浴涅槃海而百川用囊之蚨周之禾虞之材陶之
埏埴楮之齒牙四事五體合掌低頭勇怯促延究竟悟入佛之
知見其事一而勞其人渙而萃其名可以石載而不可以文字
數也不佞應賓得事湛師為八戒弟子往以不腆之言前茆歸
宗幸而不辱僉臭虛合妙以致缾錫正上人復請於師使余顛
末茲剎勒之瑣珉余為優婆塞殘檀詘於貧力弛於病維是亟
丈唾餘屬耳於口數從紫桁推轂顧輪豈不亦援溺人以浮囊

而繫貧子以衣寶乎余所願者　聖壽無盡祝延無盡說法無盡度生無盡而余盡未來際得值尊者迄于湛師諸善知識種種緣起清淨善友若行若證若剎若衆等無差別是禱也倘庶幾法華之所謂童子戲乎若曰不朽之言無畏之說則請避三舍以俟大龍之具廣長相者

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仲夏日立

釋元照

言天下為佛氏者有參禪者焉有聽教者焉有習律者焉以至營福雜業事業萬異且未有一人不登壇受戒者則知受戒乃為僧之本歟然受戒者必當持奉〻〻必遵制法〻〻萬途不越一者晦望說戒二者衆法羯磨〻〻是和僧之要術既秘且勝非作法之地不能勝之則知結界又持奉之本欲然而毀容壞飾墮壇稟戒反不能持奉伽藍設置歷年寖久復不能結界者得非忘本乎蘇州吳江縣東走近二十里有僧伽藍號為壽聖考其剏建之始乃有唐大中元年鄉人顧文通捨宅為之舊名報恩皇明洪平中改賜金額中間興廢傳録不書往世相承未嘗結界律議法制有所不行負識之流慨其忘本嘗有不足之色遂以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命知律僧主法行事隨方維以立標約步量以集衆唱相以告之秉法以加之是夕二鼓厥功告成翌日將勒界相垂諸不朽仍書其始末以告來

者云餘杭釋元照叙

吳江縣華嚴講寺記　　曾令得

華嚴講寺在吳江縣治東門外百步許自東晉明帝大明元年衛尉卿陸僧瓚捨庄基為寺法師嚴公講道其間東魏太平初姚氏重建開運三年鈒弘佑法師復增新之宋元祐壬申邑人姚得瑄施錢四十萬緡建浮屠七級紹興五年隣有寧境寺僧衆稀少寺僧從了告給公文捨與華嚴併為一寺故額云寧境華嚴講寺時慧壽法師開拓基址建修兩廊三門佛閣建炎間浮屠兵燹邑人鈕氏捐槖金修之至正甲辰復燬于兵丁未法師繼公重復修建　國朝洪武間清理佛教以成叢林永樂初住持文錦首僧淨滿勸里人新之永樂十三年住持僧文炯於殿西造西方佛殿粧塑三聖凡棟桷之梡腐赤白之漫漶者咸治之今浮屠七級撑空屹立佛像羅漢金碧熒煌房有舍庖湢有次無墮前人無廢後觀文炯憫夫累世締造之勤恐湮滅以無聞求余記之予叨使節居吳中久嘗假館其寺逍遥徜徉每雲消風止烟霞澄霽與文炯輩輒登浮屠而遊目騁懷左引吳江右瞰笠澤湖光接天碧波萬頃風颿沙鳥出入于空曠之中棹謳漁唱互答於杳靄之外使人心舒神怡如在空色之界則文炯輩之居此不明心見性者乎其寺之西南若上方洞庭靈岩穹窿諸峰林壑尤美望之浮藍凝翠如屏如戟如龍蛇如獅

象如天馬待馭迤然而折者如城郭歷然而布者如列星磅礴
深秀難為其狀登茲一覽而中吳之勝概皆在眉睫間則昔之
雲門若耶天台雁蕩豈得專美欤於是文炯躍然而喜曰斯言
有裨于空門也請書以鐫諸石陳循科賜進士出身文江曾令
得撰宣德二年立石

重建寧境華嚴講寺拜殿法堂兩廊記　周忱

去吳江縣治東幾二百舉武有刹爲郡乘云東晉明帝時衛尉
卿陸僧瓚捨其居第爲刹而嚴法師建道場于此迄今千餘祀
圮復不一稽前人誌而刻諸石者可徵矣　聖朝宣德辛亥歲
蘇城集慶菴僧碧菴廉公住持是刹至正統二年衆舉擢任吳
江僧會器宇軒豁深于華嚴教觀宗旨旁達書史嫺于辭翰蔚
爲緇衆之表儀覩前人之建搆有未備惻然于中爲遂傾己貲
鳩材于川輦石於山陶甓于原鳩工師傭役夫邑之宰官鄉之
巨室聞其賢德或五金之施或楮幣之施或布帛之施或菽粟
之施廉公遂于殿前創建拜殿後搆法堂左右翼以兩廡殿以
楹計者三堂以楹計者五廡以楹計者五十材以株計者如干
上以日計者如干費以秔稻用石爲率計者如干又莊嚴天台
羅漢五百尊金碧交映丹雘相輝以暨僧房幣藏香積湢溷之
所靡不鼎餗傍刹雖無崇山峻嶺之擁抱然土平衍而饒沃林
木蓊鬱其區盪其前笠澤長其背長橋巨浸縈紆左右波光霞

彩絢爛朝夕之一奇觀也屋既落成謂自晉迄今刹凡幾圮起之必繇主刹得其人賛襄者有其人故爾爲是役也廉公倡之邑之宰臣以及巨室石宗茂等從而相之宜誌于石或者又曰人但知堂廡金碧丹雘上下輝映繇于廉公之倡衆之施而爾也而不知繇于時和歲豐秔稻穰穰故倡易而施之不難也而不但知繇於時和歲豐秔稻穰穰故倡之易而施之不難也而不知本于聖天子致中和之極天地位萬物育故爾也蓋見是刹之修以紀有年之績以恭祝聖壽萬萬年與天地同其悠久也與僉曰然遂記之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廬陵周忱撰

賜進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吳門陳鎰書

賜進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刑部尚書吳郡俞士悅篆

景泰三年歲次壬申菊月吉日當山前住持沙門僧會智廉立

重修寧境華嚴寺塔院記

徐師曾

昔阿育建塔以奉舍利其侈至八萬四千而在江南者居多若我吳江寧境華嚴寺塔則始剏於宋哲宗之朝蓋亦其蔓延也中間新故屢更而迄今猶存則以其教不墜而崇奉者衆耳事雖不經然其金碧輝煌丹雘照映則於一方之形勝不無助焉自寺而東北若干武爲學宮負艮抱坤而塔當其東南在青龍之位有丁火文明之象故堪輿家以爲文筆峰非無謂也峯現則文盛晦則衰故卜科第者恒於塔爲覘之咸歷歷有驗邑人

以修塔為事佛不知其有裨于儒也世嘗稱儒佛之道不相為謀由今觀之豈盡然哉嘉靖戊午當大比之期會塔敝寺僧祖芳慨然嘆曰我雖為佛弟子然不可以無助於儒顧力不逮思集衆緣以葺之乃告於縣令安丘曹侯一麟侯報曰可而教諭沈君朝臣訓導徐君瑞尹君奎僉力贊之余亦為撰疏詞有泮水文星之句於是好義之士咸樂施捨得錢若干緡餙材它工凡四閱月而告成事是秋薦士果得九人自設科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夫堪輿家之說余不能知然考之邑乘往往利於子而不利於午余竊怪之乃今值午而其盛顧如此將氣數之更與抑人事之勝也不然豈可謂無其故哉芳之為僧也能詩能醫必能勤力以助文事不可無記故為志其歲月以示後人使知儒佛亦或相資且以見余始終之意若夫福田術數一切不問而唯修其在我者則又當為吾輩告焉

致爽亭記

曾令得

吳江縣城之東有講寺曰華嚴殿堂寶塔魁偉傑觀佛像莊嚴金碧輝煌堂後有山曰仰賢構亭其上名曰致爽軒窓敞豁不雕不斲無欂櫨節杭之華環亭四面樹以竹梧槐樸木隂蓊勃亭前雜植花卉錯置怪石迴巧獻奇各盡狀態雖挾闤闠而市塵不染當夫祝融秉令赤日行天登斯亭也解衣盤礴清風徐來煩囂暫忘若置身清凉境止祇樹林中不知有九夏也其亭

西臨震澤東接滄溟南控甌閩墨客騷人多萃於茲覽物之情得無有動于中乎及夫志倦體疲隱几而卧營〻之聲與耳謀蒼翠之色與目謀怡然而得者與神謀悠然而得者與心謀幽閒遼邈不可殫述余嘗公餘遊息其中不覺境與意會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一日寺之主僧烟南中揖而言曰公樂斯亭之勝願留一言以紀其實可乎余遂矍然曰吁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斯亭也不有盱作是貽墨客才人之譏矣乃書以為之記使後之觀者亦將有感云

賜進士出身文江曾令得記

宣德二年丁未歲季夏月五日當山住持文烟南中書併立

吳江接待寺新建禪堂記

陸光祖

寺以接待名者蓋為十方雲水設也故裕師寺誥云法為一切衆僧經遊往来受供盱處其中飲食衆具凡聖共受與檀越作生福之田皆無遮礙嗟乎此即那蘭陀之遺意也豈徒為一寺私哉自大教陵夷古規盡泯雖伽藍精舍遍滿宇内往〻相突人我視同學為胡秦遂使杖錫之士貧里棲遲須提貽誚外道闡提得藉口以非正法嘆斯極矣余實疚之欲於吾郡擇一名剎修舉曠典恨綿力之有限慨任事之無人語間有明覺上人者先得我心目白松陵介乎蘇嘉湖三大郡間實吳越孔道圓頂方袍匯但入春朝海肩摩跐接凡叅方羯磨来者自南自北

無日不絳絡烏城南百弓外舊有接待寺自烏夷惡起方丈久
廢雖供倡不聞僧跋寺名猶表餼羊覺欲圖之素矣公其有意
乎余樂聞斯語良愜夙心與吳郡太史馮君夢禎進士袁君黃
共倡勝緣而覺上人以精持規律見稱族性乃有太學吳縣吳
君某捐貲幾百邑人周君某助其經理相度佛殿之右郎方丈
故址營建禪堂三楹左庫右廚各二間齋堂淨室東西相向各
三間前堂七間以其中間供養韋馱東為旦過寮西為賓館又
西北則浴堂廁舍種種畢具蓋不數月而落成是舉也周太學
君之檀波羅密而覺上人願力之弘矣然鐘鳴鎖舉晨縇日
集於祇林而午飯晨廩五噉不贏乎看積余乃稍出東禪義米
每歲五十石助之吳君復奉母夫人淨念捐施烏共得米二百
五十石略倣長生局遺法附之永福寺邑人周君之琦義倉歲
取息米五十石以供四事名曰長生米云由是三時無礙母煩
分衛於王城五正咸克自得專心於梵行或又以僧至無窮歲
入有限為憂不知如來白毫相中供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
況此都人士咸聞妙法茲烏嚆矢將必有蝟興雲應各植福田
者矣嗚呼飯於斯堂者當作食時五觀則四分能均三點易足
可以受人天供養抑有進於是焉禪悅為味法喜為實養法身
資慧命坐得解脫是名真正應供善知識誠有若人乎余不難
以身作供也覺上人礱石請記為書此畀之

萬曆十五年秋八月望日
賜進士第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前吏部左侍郎平湖陸光
祖撰

吳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記　　釋德清

雜華云毘盧遮那遍法界身以智悲行而為莊嚴故我震旦五臺峨嵋普陀三山為三大士攝化地舉國男女之有知者靡不歸心為寶所其南海又近而易至者是以十方僧徒往来繩繩不絕如縷而中途疲乏非化城暫息無以濟其飢渴勞苦此接待之說尤為第一最勝行矣吳江為南北孔道而津口接待寺適當其衝其来舊矣寺建於宋紹興間僧寂照聞山額承天萬壽元至正間僧正壽增修改名接待我　明景泰二年僧濱湖重建祝壽放生池具區一覽樓中書盧儒記萬曆初僧了空重建接待院會尚書五臺陸公中丞大素沈公善士吳氏等各捐貲建禪堂遂立永遠十方常住以賢者主之了空後得無邊海公繼之名行益著至庚戌海公遷化邑縉紳居士延念雲勤公居之勤乃達觀禪師之法孫密藏開公之上首也以禪師久過化於此法緣最熟以勤公立行端確不忝其嗣故一方咸雅重之得周沈大姓宰官長者為護法若善士盧某等相率而歸之於是叢林日益振會建法華樓以為大事因緣然念法門之老者無所歸乃設養老延壽二堂以為養生送死計建普同塔以

歸寧之此為嚴勝悲行也居士周居寔陸敬菴諸護法者慮食
指之難為久遠議設長生田歲計三百六十畝僉憲定庵沈公
為疏勤公陸續勸募之事竟成於是寺有恒產以供來者可為
世世常住矣革慮徵徭之為累也邑宰官呂公某率諸士紳具
請中大丞玉沙王公議下署篆郡丞康公某復省其差煩著為
令自後可無催科擾矣緣既具勤公走書乞予以記之曰自古
叢林非建立之難而守業之為難也以佛教菩薩專以利他為
任故百丈立清規凡在伽藍衆僧之物秋毫皆為十方常住設
非若世俗子孫之業比其戒之何森嚴也乃曰十方僧物幾如
鴆毒纔沾着則通身潰爛極言其不可輕易染指也粒米菜菜
尚不敢私況其多乎以乞者初心元為衆僧而施者發心本為
福田種子佛說食者苟非良田則不免復身酬償之苦況以養
貪毒滋泥犂之業乎此因果皎然不之爽者可不為之寒心乎
惟此道場之建立也苟動公之心不普況不能成此業後之守
者非若勤公之心必不能繼其緒若果潔已盡力以奉佛或則
使往來雲水飢者食勞者息病者安老者佚死者歸豈不為永
永福田而為苦海之津梁乎若明察秋毫不昧因果則為文殊
之大智守之勿失行之無倦則為普賢之大行利濟無窮悲田
益廣則為觀音之大悲三者具足為因圓滿盈盧法身之果是
則成佛妙行無越于是矣又何庸登山涉水廣參知識別求玄

妙佛法乎予昔東遊吊達師信宿其地且知勤公之操心立行而嘆此功德之最勝故詳為之記時天啓二年歲次壬戌孟夏

佛成道日匡山逸叟前中興曹溪憨山沙門釋德清撰

吳江接待寺殿堂修造記

周永年

指明亭記

陳理

同里湖東屬同里西抵吳江城兩稱之圖志以吳江縣統名非湖敵專特從同里湖南北通巨浸泓澄罔溱涌溶沆瀁長盜焉舟行遇昏迷其塗輒投宰好事者立木懸燈指之獲免摽掠初從旁結屋為燈傭居後漸廣為普明庵以奉大士久之菴敝傭弗寧屋燈日以息天順戊寅理先大父陳翁讓與里之章翁弘李翁篪顧翁景襲為稅長朝赴縣召夕而歸顧見是燈逢人弗可慢請于邑長賈公亮顧畫心於燈役賈故侍御史慷慨喜功許之居成而菴乏飭迺圖燈費三翁顧謂先大父曰君長茲土無恥猶為先大父遂買田三畝子菴佐取入作炬號為燈田越六

十七載為嘉靖甲申開州王侯紀來知縣事下令棄佛老字為
官廨菴首犯令逮于燈居理聞與三翁後合言於侯曰是燈一
方指南可擬養濟之功乞推還之辭頗迫切侯報曰誣民者聽
爾令去之苟利於土令亦爾從燈居入充公家材還之不便其
以未撤大士亭當其值爾人謂何衆應曰諾迺相與徙亭於燈
田立木以從仍舊益新中可几筵不特居傭而已請名於侯曰
以舊名弗切菴涉時禁故名指明亭人曰侯始以誣民毀之剛
也終以利民作之慈也惟剛惟慈侯不可忘謂理紀其事昭示
方來侯不可既以侯以嘉績名去維者為名進士洛陽胡侯淪
讀而善之為伐石樹亭中祝曰後世有令如王者其作民葺之
有工人如今日者其佐令焉則亭可長存燈可無替矣嗚呼無
亦作者之意哉乙酉春潁川陳理撰文
賜進士第徵仕郎刑科給事中沈漢慎諱　里人李瓚書丹陳
陽立石

應天禪院記略　　僧曇義

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第營之迄乾符二年乙未
歲刺郡者始以狀聞詔下賜今額周顯德二年歲在乙卯始建
殿宇始立貌像香炬鐘梵蔚為道場年禩綿涉名存实亡大宋
咸平五年壬寅歲趙師進道之外慨然繕葺市木召匠運斤畚
土不歷數稔壯麗寶坊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巍

大壯屹若山立金碧丹雘煥赫顯敞云

永福院記　　李　杼

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況乎運心廣博勤用苦功以是因緣而佛作事利益一切衆生則佛之道豈難成哉平望之北六十里有墅焉曰八赤前俯洞庭太湖旁連震澤甫里魚稻之美商旅舟檝之所趨會居處聚落殆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日以遷善農夫合耦以相助幾於上古之遺風舊有精廬中更煨燼僅存遺址比丘宗潤即其所處為接待院延竚四方雲水之客若見若聞皆爭捨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所受及諸結集訖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湢皆易新之嚴嚴潔精具足衆妙為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實以告具石請記之為書其略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日右承議郎差權通判秀州軍州主管學事李杼記并書

重建觀音蘭若佛殿記　　吳　驥

在昔有元之時蘇郡有善知識萬峰和尚居玄墓山中唱道栖禪續佛慧命四方緇素景慕傚刑而不得恒相親者乃即過化之處搆蓮宇以俟重遊者若松陵之方尖肇建觀音蘭若亦其一也　聖明臨御治教維新謂佛氏之道能陰翊　皇度密贊化機爰設僧司維持防範洪武中萬峰語其高弟正堂真公曰方尖之地沃饒民俗好善甫往闡揚宗風承吾禪派俾來者有

矜式焉正堂蒙師授記卓錫於斯究竟苦空專心內典羮藜飯
霍草屨麻衣囊無私蓄之地寢無床褥之具臨終端坐而化遍
體汗流荼毗復有舍利道德之光時譽歸重繼之者了然應公
其同產弟也亦嘗師事萬峰禪學戒行視前人為有聲慈風遠
揚檀越踵至而方伯文載蘇公幼澄何公處士原衡梅公士誠
吳公與為方外交尤加敬愛永樂初廼作觀音殿於前次作大
雄殿於後釋迦三尊圓通大士像設威嚴法筵如在以及護法
天神應真羅漢左右環衛極諸幻化之態兩殿相去之間為經
堂兩掖傍附之室為僧舍又其南為塔院正堂之遺蛻在焉晨
香夕燈鐘魚梵唄之音不輟境因人而益勝矣自是以來其徒
精進菴嚴自儀義用中榮秀峰皆相繼物故莫克有為歲月侵
尋棟梁將壓自儀之徒淨無塵志慕前修材堪適用欲撤舊更
新遂展其地若干步慮江鄉地卑多蟻木蠹易摧繇是皆用杉
桕之堅價雖高弗恪殿宇崇深窗牖軒豁昔年經始之良規至
是改作而全美梵相金容漫漶頹剥命工重飾則梅君彥英之
力也其他所需皆出已橐好義者克贊其成丹碧黝堊光彩煥
然無塵之善繼述厥功為何如哉工既訖囑余書其事勒之貞
珉噫將繼後來之績必求先世之詳故予為書創業之悠祖德
之芳馨垂休委祉可考而知庶幾方袍之侶接武而來者尚能
觀感而興起也夫茲菴賴之而永久也夫是為記清豐縣儒學

教諭致仕松陵吳驥才良撰文承德郎刑部主事邑人梅鼎志
中篆額書丹天順二年龍集戊寅十一月一陽日比丘道淨立
石

殊勝院記

載鄭虎臣
吳都文萃

草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京趨朝道由平望目覩寺僧書華
嚴經僧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蔡
咲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蔡當軸遂得殊勝勅額寺有僧誦金
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竊疑之僧有誦云我誦光明
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周圓何用高聲覓一日三百部日輪猶
未昃見者總生疑我自心腔實

按此與縣志所載事同而年異

重建特賜殊勝寺記

吳鎮

佛氏以慈愛為心以形像設教慈愛為心故人悅而樂從形像
設教故人覩而自化此普天率土咸嚮慕而信之也去吳江縣
治南五十里有墟曰平望宋治平年間僧初創精舍延納緇流
政和年間太師蔡京奏賜今額殿後沿革之故可見者有里人
進士孫銑之記具存茲不錄元氏以來舊有殿宇卑陋偪窄不
足以動人敬信之心　國朝正統改元初山之老宿源翁浹海
有聿新之志篤其衣鉢授其法嗣吳山用中式公俾經營之用
中遂退席而歸謀於衆曰凡大江南諸名刹莫不創於前代至

於今為益盛上自天公大臣洎百執事下逮黎庶靡不嚮風禪
宮法窟秘宇灵宮廢者起缺者完巍峩雄壯緇侶所集往〻蒙
休而吾殊勝叢林當閩浙大藩南北要衝之地香炬燈光相續
不絕而規模低狹廊廡荒凉自非吾黨不憚寒暑戮力盡心其
何以能與衆頡頏哉于是告諸豪宗右族并割已之所有復募
衆緣越二年乃徙舊殿宇于東裝圓通勝境一壁遂擇材召匠
諏日庀工仍於舊基重加甃石首建大殿高以尺計者七十有
五廣袤稱之可謂遠囂煩而近亢爽者也正統丁巳落成中奉
灵山一會後塑大士三身復肖阿羅漢諸天人環侍其孚若夫
范檐廣霤崇階邃宇金碧丹雘則絢爛溢目矣東西廊廡則吾
徒講遜堂任其事方丈之吾徒芳古林佑佑之與凡庖湢庫庾
皆井〻可觀繇是日與諸上善人發弘願以修淨行上以增崇
膺筭下以扶樹教基為後世無窮之計受識重建之由俾其叙
其歲月用詔來者庶幾有攷云景泰五年歲次甲戌春正月吳
江縣纂修書籍總裁儒士吳鎮揚稽撰後學里人陳旻用文書
朝政大夫修正庶尹廣西按察司致仕僉事三山鄭觀篆額

吳江縣黃墓村觀音菴新建像閣記　　徐師曾

南海大士肇于天竺顯于補陀而敬信崇奉徧于天下故琳宮
梵宇專為大士而設者在〻有之若吾蘇諸邑總二十有三而
吾邑居其三在黃墓村者其一也私翔不與焉於戲何其盛也

大士之書不多見僅載蓮華經中余嘗讀之大抵似莊列之寓言而真實為人其意溢於言表如言火坑者喻利欲之熾然也言苦海者喻貪愛之沈溺也言刀械者喻災患之纏縛也言猛獸者喻横逆之侵凌也若人一念清淨則烈焰成池矣一念警覺則船到彼岸矣隨處皆安不生畏怖則械自壞矣犯而不校勿懷怨嫉則獸自奔矣諸如此類不暇枚舉蓋皆修身之樞要入道之階梯誠非浪語誣民者獨惜夫世人之莫解也史稱人有繫獄而枷鎖自脫臨刑而刀折被赦者彼以為大士之力若此其神也念誦之效若此其捷也而不知其流於誕矣昔唐李文公謁藥山禪師舉此經黑風吹舶飄墮鬼國為問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惕然發怒師笑曰發此嗔恚心即是惡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噫若藥山者可謂善悟人矣千載而下吾安得斯人而與之讀是經哉夫以大士之書啓佑衆生明白簡暢如此顧悟者鮮耳則夫敬信崇奉有若鼓之舞之而不自知者固其宜也此方觀音菴為宋建炎間僧和覺所剏入皇朝宣德中里人翁其史其皆嘗修之然堂宇湫隘久漸頹壞嘉靖中主僧如杲欲建閣遷奉而有志未就遺言屬其徒靜學真緣諄諄懇至於是緣等承師肯綮營數載將議興造乃得封君吳公子隆為之首倡自是檀越好施者接踵而至遂相與庀材鳩工更新舉廢晚又得布衣顧君驊鎔金範像還坐妥靈而事始備

焉閣高二十八尺有奇廣三十二尺深如廣而殺其二經始於
隆慶四年十月訖工於明年某月土木丹雘像設工匠之類凡
費白金若干兩有奇緣等龔石具狀請記歲月余欲後人毋忘
其勤善繼其志而永大士之教於無窮也遂不辭而文之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吳江西峰妙智寺始建於唐開成五年至宋有僧智雅復興越
寶覺圓通法濟法師道公上書徽廟得罷去高宗時礼請為開
山第一祖遂為名剎弟子四徽岑絕嗣嵩嵩析為四振又分為
十淳祐間太古齊公能大其業徒毒菴親雪菴明皆善繼至元
初厓譙以弘天台教而寺益有聞信菴誠在山常各以田四百
畝為常住業而殿堂樓閣咸搆立崇麗至正丁酉羅兵火時德
庵廸住山竭所以補戢洪武初雲溪繼之興立而南山凱中山
正皆有道力能規復故復赫然為松陵盛

又一條

吳江絕無山妙智寺中山公擇元爽作面堂湖畫挹西山之勝
命曰北山堂於是自遠來效者擧在目前為遊覽之勝

又一條

仲謨謀上人於其區之上峰溪之陰置院時游息為軒曰野望
四眺頗極曠遠

又一條

育王藏主菴顔公歸休於松陵海雲寺搆室題曰拈華

龔明之

南翔寺

崑山縣臨江鄉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徑丈餘常有二白鶴飛集其上人皆以為異有僧號齊法師者謂此地可立伽藍即鳩財募衆不日而成曰聚其徒居焉二鶴之飛或自東來必有東人思其財自西來則施者忘自西至其它皆隨方而應無一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號泣甚切忽於石上得一詩曰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真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鶴

重修南翔寺記

王世貞

去嘉定縣之南二十里而遥蓋有南翔寺云寺所以稱南翔者當梁天監間有異僧德齊止宿其地規為阿蘭若甫決筮而獲鶴依之晨起放雀往之方必有客至則為檀越布金其地委翰若神鬼不日而成上刹以雄麗冠東南德公化之亡幾鶴亦望南而翔不復返或云鶴之逝也留詩於刹云捐郡乘載爲以其俚或傳會實非錄垂五百年而為後唐之開成寺且比矣復有異僧行齊者止錫如德公雙鶴復依之行公感其事為一衆說法而有莫少卿者盡捐其橐緡而拓飾之雄麗隃於舊觀行公戲謂鶴吾事畢矣恣汝所往鶴應聲盤舞遂亦望南而翔不復返行公尋亦化當是時震身之士毋論緇白咸以二齊公

為一身而後獲鶴之為前獲鶴其語留珠林中甚著至宋紹定
中天子知之遂賜寺額曲日南翔至元而講有堂禪有廬会食有
所蓋以時次第新之及　明正統中而大圮司空周忱氏過而
慨之以邑賦之羨粟倡而諸善知識和焉其觀遂復故至嘉靖
中小圮則小饋而至萬曆初則益大地圮上丙傍風飄揺其外蠹
蟲叢蝕其裡勢且及像〻之多損剥寺僧自重悲之憫之計無
所出彷徨四顧而歎曰乘軒源者源且不乏而不一及鶴耶我
則不德不能若二齊公何以使鶴今其地猶曰南翔而歙之公
乘里士行賈不可指數能一慨然為莫少鄉哉於是稍有應者
若某〻爭然不能十之一而諸歙中獨有一善知識為任良祐
氏其貲金五千嘗汎大河而遇風以舟免歸德於河金龍之神
而捐千金之槖新其廟矣既而嘆曰是神也尚不能不頼如来
之力以脫大鳥喙而我敢怠所自挺身出任其費若木石若甓
塈若塗塈若脂澤之類計可中金二千日去吾槖之半不至凍
餒妻子也逾月而以其貨賄器用来又逾月而以匠石工師及
諸役作来日運指計身力功於其最下者蓋不及歲而大雄寺
之宇煥然一新餘力以及門廡方丈而佛及菩薩阿羅漢天王
諸像皆奕〻神采生動瞻者肅然僧自重等不勝感稽首来謁
余請為序次其事或謂寺創自梁天監〻〻之主不有所謂武
帝者乎其叔浮羅經像不可勝計普通大同之名震恨於異域

而我初祖達磨直斥云為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彼二斉公者獨
不之聞耶而今任氏復效之吾子固不自愛其葦札毋乃謾語
以辱我初祖余竊不然夫童子聚沙之戲至受鐵輪王位而及
其既登祚也以摩訶力役鬼神一夜而成八萬四千塔徧於閻
浮提而尚未證五地何者以雖易之勢殊也武帝挾半天下之
訾而作此小有為事固易耳且其雖不在有為而在無為無
為之地不過識本來面目武帝不之悟而沾沾焉挾以為功德
宜初祖之一斥而欲醒之也若必以初祖而律二齊公則徧閻
浮提何時著大雄哉且今我大雄無一蓋頭茆而何以標象教
於後世作人天眼也今夫任氏者徽賈人子耳徽俗以訾為命
而撮弁髦之惡竭其精力從事于茲利而不之恤即無論其為
齊公化將無謂莫少卿者化哉且夫樂界之有鶴非罪報所生
又焉知二鶴之一不為任氏而任氏之異日不為鶴勒那尊者
也耶夫任氏者苟不住色而行布施則固初祖之所許而我大
雄之深嘆以為貧窮之難者也或人屈而退余故葦之以授自
重使勒石以詔来者

聖像院記

僧仲殊

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為君子君子所居鄉
黨歸之是故博施濟衆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為善君子之常分
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因以為寺故釋迦

如来跡刹利氏謂利益所及一刹土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
祖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闢以来未有太平如此之盛也化隆
侈天下富樂比屋可封餘力閑暇人〻得以講性命之宗究生
死之本覽罪福之要互相勸飭思所以因教而達以道夫三教
之用雖趨尚各異要之為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如姑蘇白
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承父業起家稱為
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遊陸河聖像院觀大殿摧圮首施家財
募衆興功嘉祐八年夏績用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
君能追誦先志紹興三年工畢刻石作記以告後来紹聖四年
十月雲川宣叟僧仲殊記

普濟教寺記略

曾鞏

崑山距縣治之東一舍餘為太倉其城之南門外有普濟寺其
先當宋季時有僧結庵於此然舊無田産唯募田以贍衆至元
間有五臺僧曰普明大師者東遊卓錫於此日擊木魚化募妻
江之上時有左中丞者厭其煩聒令奪木魚弃擲水中已而沂
流而上左丞驚異遂捐貲改創後請改今額未幾張士誠據有
姑蘇寺悉焚蕩獨存靈山聖像靈屋祥師思欲重創弗憚勞勤
俄而神光屢現施者雲集即鳩工庀材搆堂五間以居衆像
國朝洪武辛酉建大佛寶殿癸亥作方丈併為叢林永樂戊子
昌範與梵衍各捐貲并募衆重建造圓通殿佛氏之教以慈愍

濟衆為心故世之人瞻奉嚮仰以求福田利益者日滋而月盛況於其徒崇信而歸向之以樹立而振作之歟永樂十九年

重修法華菴記

王世貞

出太倉城東北為岡身路古捍海塘址也自岡身而北三十餘里為塗松岡居民數百家聚焉為塗松鎮〻之中有法華菴唐之龍朔三年開士昉創建也毋論蓮華法界彌綸大千即多寶塔亦可止割半空四掩由旬而以一蘭若承之蓋亦芥子之納須彌丈室之容方廣亦爾是以法力昉搆歷千餘年雖棟宇間新而寶額如故屬　明嘉靖之辛卯有詔毀天下淫祠株及菴院之私剏者塗松異見婆羅門陸姓居隣其停竊謀據之謂可以別置廛室罝網利源而顧姓婆羅門亦與之同欲而生妬搆訟於臺寺僧文英乃支京師疏白其狀下之臺〻下常熟以邑志證之茲菴得不毀而陸頗俱抵于罪六十年之間菴之丙舍為楹者尚七而二姓之廬豬矣其蹤跡閭之田叟牧豎而不能荅菴之僧天寧奮然有志興復與其徒紹元法隆福慶性禪輩盡縮三衣中食之資以庀木石甓堊而鄉進士曹君巽學大損槖以佐之為經堂五楹翼以兩廂而州判官楊某者以治水憩焉憫其弗廓給帑付天寧輩化募楊某去而天寧輩之募益專遂有佛殿五楹中塑大雄氏像晨鐘夕燈香火嚴飭茲菴遂巍

然稱叢林矣天寧乃吏金陵謂侍御蘇君以居士邵弁之狀來
請記余嘗謂古之士大夫若王東亭周顒明僧紹之屬未嘗有
福田利益之覬而慨然捨其所居以公之釋氏之宮彼蓋深見
夫幻跡之易淪而佛力之宏遠也彼其卑請而無已所得幾何
展轉墮落其苦亦當無已且也縱文英不能抗而歸之二氏將
併二氏之廬而盡廢之一旦有任其興復者法華之阯尚可尋
而二氏之跡安在也若曹氏可謂聞王周之風而興者已故不
憚為詳書之以告塗松之人

聽聞說偈　張益

比丘有中居婁東蘭若精力苦行修習一乘頓教常瞑目危坐
攝心不二入於無量華蔵世界香水海中依寶蓮臺聆大雄師
敷演妙法從耳而聽從耳而聞從聽而解從聞而入比丘既解
入已即以其室名曰聽聞覺空居士欲宣其義為說伽陀我聞
妙覺大梵尊精進得成無上道無邊性相了圓融一切衆生誓
開悟乃於天上及人間敷獅子座日演說眉間白毫放大光刹土
微塵無不照上至有色與無色無相非相兜率天一一盡觀此
光明歡喜皆來聽正法初時廣度諸衆生即說一乘開頓教彼
名頓者為何同衆生與佛不二故信解行證雖異門性相圓融
本如一所有十方世界中天龍鬼神非人等日月星宿及山河
草木禽獸非腰類卵生胎化并濕生有足無足與多足一一皆

其此真如〻是真如本来有妙體菩提本現前頓識由於無礙
故迦陵頻伽勝妙音聞者各開款悟豈但七處九會然華藏界
中咸共聽遍至華藏重復重〻皆在香水海一香水海一華
藏乃至河沙七俱胝普現百寶光明臺〻中復現如来身〻一
盡宣微妙法譬如月在天中央遍照千潭皆有月謂月當有百
千光百千之外亦復爾為當千潭共一月千潭復各具光明乃
知性水同湛然明月即無所偏照我知比丘如是聽比丘所聞
亦如是以此聽聞作思惟從耳而出從耳入耳根了〻自通達
解證當具遮邏心千玄妙義不思議是為無量莊嚴海願得遊
戲於其中須假神通自在力了知非聽亦非聞一切諸法皆平
等

重建天台教壽安寺碑記

馮夢禎

粤自大教東来梵刹漸廣禪講戒律派別為三講宗惟天台最
盛有徒有繁徧吳楚間稱講寺者不下數百千其十之九皆台
宗也崇明婁東僻邑四面環海潮汐衝齧晨陵莫谷遷改不常
人民魚鱉雜居其慄悍者泛波濤間為盜蓋不聞三寶名字從
来遠矣宋淳祐間有僧曰模曰傳者偶遊其地拾枯竹棟土祝
曰竹榮當置道場已而果榮土人異之為捐貲結菴焉曰富安
院在三沙東仁鄉蓋有三寶之始兩僧不知何許人而能宗台
教法席既布遠近嚮臻元延祐戊午賜額永福壽安寺無何齧

于海泰定甲子僧全乃卜遷於東仁鄉之中土建大雄殿之三門兩廡選佛堂翰林直學士完澤台為記全法席最盛學徒至數十百人國朝洪武僧神芝之建千佛閣永樂中僧普照建慧堂琳宮寶像如從海中湧出照輝人天稱名刹矣無何燬于火宣德五年寺址復圮于海明年辛亥僧韞等遷於其鄉永興沙慶豐圖重建三門方丈又明年建佛殿功始於韞而成於智連等又建四大天王殿嚴飭殊麗視昔有加焉嘉靖初廢友昂等重建亦圮於海其興大略如此吾友妙峰覺上人蓋習台教而深者有第曰元公元之上世有定慈者則壽安支派也壽安既廢居慈濟寺云時台學久廢而覺上人獨契 宗於數百年之後慧解既深妙辯橫發雖於 法席者不敢致詰焉余客歲始識上人於昭度僧舍語次及台教上人稍引其端如懸河瀉水余曰請以異日卒業焉今歲余結夏 園中偶閱四明尊者妙宗鈔所不解者數十處莫可咨決會上人與其第元公見省曰壽安講寺故天台教也元也謀再建焉而王公世貞進士張公新水部王公豫 左右之乞地若干畝于縣大夫已得請矣又 某等皆樂捐貲所規畫或不能壯麗如昔時然樂成亦易顧以子之言預記之余笑曰止吾所疑於妙宗鈔者若干則仁為我釋之如命不難上人曰趣舉之余隨舉上人隨破不數日而目中全牛遊刃餘地矣上人又為余辨析台家宗旨如三

觀四教五玄六即之屬於是始悟台教之大且深而遇上人之晚也余雖不敏願生〻世〻流通台教圓報佛恩上人曰善哉十方諸佛與十九代祖師實聞子之言幸卒勉之上人辭欲行遂叙近緣并壽安廢興始末屬元公勒石焉且謂元公曰仁其嗣兄之學而令壽安法席接武天台與模傳全諸師後先輝映則崇明其幸矣哉元日唯〻嗟乎上人其四依耳作耶元公其模傳後身耶南京國子監祭酒檇李具區馮夢禎撰

恒河大海幾數十萬由旬茫乎其何有涯於其中突兀聚沙別成一片境界此造物之所以示幻也衆生從而食息營攘爲幻中寄幻奚啻若蠻觸之居矣夫此洪波巨浸之中漂沒消長固在瞥眼間足當諦觀者一番省　雖云無涯適爲彼岸津梁矣此壽安寺所以數圮而元公復建之意也一時善衆能因喜信心發樂施願植福德本以成此無量慧業即後之永〻歷劫吾不能定其數而勝果不墜庶幾因幻即真圓滿方便皆爲游戲如来大寂滅海矣崇之二令陸子羽氏余之契友也以是冊爲元公請題因書于馮司成之後如此

萬曆己亥歲重陽日史館編修董其昌書

書天台教壽安寺碑陰

是碑爲馮開之太史以蒲團機語爲文字禪嗚呼其有旨要乎冷齋云自道法凌遲沙門交士大夫未得預下士之礼喜

見眉目益悼末法之不振也余之頗見近世士人從桑門談出世法眼盖衲子雖全提正令或非木頭幡所能然即有作家宗師應機妙密点畏其面目嚴冷門風孤峻往往薄吻而止不復敢以宗旨爭講風繇是宗門已墜之綱馴致于不可復續叢林浸衰可為太息太史此碑自叙前此嘗閱妙宗鈔有所不解者若干則元公為釋之始悟台教之精深廣大而得公晚嗚呼其有旨要乎良以時機淺昧我見之夫無證謂證横生呵詆故太史以過自貶損而尊法為佛事陰奪其憍慢幢仆之不見轍迹此其所以大過人也故若謂太史真有所不解是惡足以知太史哉初予于人間每得太史文讀之味其平生必精進秀媚如大火聚迨以大胥屬事太史南雍則頎然豐碩而氣和如春真乘悲願而至者也寺謀建于崇明之長沙余其邑人故元公之徒請余書太史碑陰以示道俗余不得而辭云時大明萬曆戊戌仲夏望日南京國子監監丞陳一道撰

重修興教寺碑記

王衡

余自束髮時即聞海上有興教寺云寺創于唐之興元入我明朝更數十百世矣舊址故濵于海東望潮門與天上下奔波怒濤澎湃砰訇其前龍宮梵宇時圮天吴幾與里云樵牧共自萬曆改元之一載寺僧大方卜吉遷建則今地也然聚恒河沙為

雁塔良非易事一切堊者墁者黃金相看時茅創有大凡而已
無何復中波臣之慘則瓦礫在前比丘法庸實目擊而心愴之
于是出鉢中蓮花合浮圖尖營之久〻乃始就緒縵立遥貼其
四周若城前為門者一額設其上太史嚴公訥題也中豎饗殿
七寶須彌莊嚴可怖稍進而丙舍房禪連絡左右除中宇碑杉
栢森〻布列剔苔蘚讀之多名人蹟寺之顏與教者由此遂當
崇之第一美夫象教之來昌于震旦自昔隋唐之有天下則然
故大江以南精藍蠹出達磨之少林誌公之靈谷為震旦之重
盛〻而興教之蹟與之並久迄今而更嶽然靈光將西方之
教大行於鮫室龍沙隆盛有如所謂興教者欲顧此寺之
修仍其舊而葺者十之六鼎新者十之四越歲不下六七而始
克煥然比丘拮据之力當與雲氏之靈俱不朽矣愧余不能若
唐室世南伯藥遂良師古諸人分撰碑誌嚴傳其事而獨有慨
于象教之興也故援筆而為之記若此者玄默攝提格之八月
既望翰林院太原王衡薰沐撰

雜十二

中山